



顧炎武全集

2

Z429.48
20131
2

阅 览

顧炎武全集

2



音學五書(一)

劉永翔校點

校點說明

音學五書三十八卷，是亭林的音韻學著述，被譽爲清代古音學的開山之作，由音論三卷、詩本音十卷、易音三卷、唐韻正二十卷、古音表二卷組成。亭林自述：「余纂輯此書幾三十餘年，所過山川亭鄣，無日不以自隨，凡五易槁而手書者三矣。然久客荒壤，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，日西方莫，遂以付之梓人，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，又得張君 昭爲之考說文，參羣書，增辯正，酌時宜而手書之；二子葉增、葉箕分書小字；鳩工 淮上，不遠數千里，累書往復，必歸於是。」（音學五書後敘）殫精竭慮如此，可謂盡瘁於其書了。

音論總述對古音的認識，其中古人韻緩不煩改字、古詩無葉音、古人四聲一貫、近代入聲之誤諸篇最爲重要。是亭林研究古韻的指導思想，五書的其餘四個部分，皆一以貫之，以這些原則分析綜合古韻而成。詩本音擴展、加深了明 陳第 毛詩古音考的探索，將三百篇全文一一列出，參互考證，析其用韻，以明先秦字有定音，而非隨文牽就，較之陳書列舉之法更爲全面細緻。《易音》的研究也是如此，以《周易》並非處處有韻，僅錄其押韻者而辨之。唐韻正則依廣韻韻部

爲序，於韻中諸字一一擬其古音，其下則窮舉例證，有多達數百條者；其音與今讀不同者，或指出當改入何韻，或判定與今何韻通爲一韻。具見用力之勤、旁搜之廣。古音表則根據自己的上述研究作出結論，分古音爲十部。

亭林在古音學上的貢獻，較之吳棫、陳第有長足的進步，最值得稱道者是首次提出入聲不配陽聲而配陰聲之說，爲後人尊爲定論。但比起後世的古音學研究，則可謂「筆路藍縷，以啓山林」。亭林因受「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」之說的影響，又認爲古人「四聲一貫」，加之對等韻學不甚究心，故古韻分部難免顯得粗疏，受到江永「考古之功多，審音之功淺」的批評（古韻標準例言）。但其繫聯方法，特別是其中對諧聲偏旁的運用無疑是正確的，爲後來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、孔廣森、江有誥、章炳麟、黃侃等所承用，一步步逼近了古音的實際。這並不是因爲後人比前賢來得高明，而只是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而已。

音學五書的最早版本是亭林好友張弼（力臣）的符山堂寫刻本，後世諸本皆從此出，亭林嘗云：「精心六書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張力臣。」（文集卷六廣師）又作詩盛讚云：「張君二徐流，篆分特精妙」，「諸子並多才，筆畫皆克肖。削柎追宜官，俗書嗤逸少。尤工蒼雅學，深鄙庸儒剽。」（詩集卷五贈張力臣）。全書由張氏父子三人合寫上版，十分精美，堪稱善本，所以四明觀稼樓於光緒十一年予以仿刻，雖字體有異，而行款亦步亦趨，有虎賁中郎之致，但掃葉掃塵，亦

未免略有訛闕（後中華書局即據此本影印）。此外，尚有乾隆時的四庫全書本、光緒十一年湘陰郭氏 岵瞻堂刻本、光緒十二年長沙 思賢講舍刻本、一九三三年音韻學叢書本。其他尚有石印、鉛印之本，在此就不加贅述了。至於選印之本，則有皇清經解十四卷本、福田書海銅活字本（收音論二卷，詩本音十卷），古音表則又有花薰閣詩述單行本。

今即以符山堂刻本爲底本予以整理，漫漶處則據觀稼樓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入。由於卷帙浩繁，由多人負責校點。分工如下：音論、古音表：劉永翔；詩本音：李慧玲；易音：唐玲；唐韻正：許丹（一至四卷），唐玲（五至八卷），楊勇軍（九至十二卷），王珂（十三至十七卷），徐美潔（十八至二十卷）。

劉永翔

二〇一一年

顧氏音學五書敘

世言韻書本於沈休文，不知六朝時作者固不一矣。自孫愐集爲唐韻，其書皆廢。宋真宗改爲廣韻，亦仍舊貫云爾。後來人各以意分合增減，譌舛實多，予每病之。而廣韻之書久無刻本，能通其大指者尤尠焉。吳門顧寧人，家傳詩學，天才淵悟。一日，出其所著詩本音示予，喟然爲之歎服。惜三百篇以來，無能發其覆者，而始遇之今日也。往者吾鄉陳君季立，依吳才老之書爲毛詩古音一編，焦澹園先生以爲獨得古人之傳。而一字數音，未有條理，至寧人則秩然不紊，而博學旁通，至當歸一，三代之元音，其在是乎！百世以下，豈必無后夔之教，尼父之刪，將有取於斯焉。而在今之學者，離經辨志，尤爲切要，實詩學之權輿云。崇禎癸未易月之朔，石倉居士曹學佺書。

音學五書敘

記曰：「聲成文謂之音。」夫有文斯有音，比音而爲詩，詩成然後被之樂，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三代之時，其文皆本於六書，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，其性皆馴化於中和，而發之爲音，無不協於正。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：「九歲屬瞽史諭書名，聽聲音。」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，又不敢略也。是以詩三百五篇，上自商頌，下逮陳靈，以十五國之遠、千數百年之久，而其音未嘗有異。帝舜之歌，皋陶之賡，箕子之陳，文王、周公之繫，無弗同者。故三百五篇，古人之音書也。魏晉以下，去古日遠，辭賦日繁，而後名之曰韻；至宋周顒、梁沈約，而四聲之譜作。然自秦漢之文，其音已漸戾於古，至東京益甚。而休文作譜，乃不能上據雅南，旁撫騷子，以成不刊之典，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、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，撰爲定本，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，爲音學之一變。下及唐時，以詩賦取士，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，雖有獨用、同用之注，而其分部未嘗改也；至宋景祐之際，微有更定；理宗末年，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；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，以迄於今。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，爲音學之再變。世日遠而傳日訛，此道

之亡，蓋二千有餘歲矣。炎武潛心有年，既得廣韻之書，乃始發寤于中，而旁通其說。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，據古經以正沈氏、唐人之失，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，至蹟而不可亂。乃列古今音之變，而究其所以不同，爲音論三卷，考正三代以上之音；注三百五篇，爲詩本音十卷；注易，爲易音三卷；辨沈氏分部之誤，而一一以古音定之，爲唐韻正二十卷；綜古音爲十部，爲古音表二卷。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；其他諸子之書，離合有之，而不甚遠也。天之未喪斯文，必有聖人復起，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。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」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。東吳顧炎武敘。

音學五書後敘

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，過山川亭鄣，無日不以自隨，凡五易藁而手書者三矣。然久客荒壤，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，日西方莫，遂以付之梓人，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，又得張君昭爲之攷說文，參羣書，增辯正，酌時宜而手書之；二子叶增、叶箕分書小字，鳩工淮上，不遠數千里，累書往復，必歸於是，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。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，先之以音論，何也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。易文不具，何也？曰：不皆音也。唐韻正之攷音詳矣，而不附於經，何也？曰：文繁也。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，何也？曰：述也。古音表之別爲書，何也？曰：自作也。蓋嘗四顧躊躇，幾欲分之，幾欲合之，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。烏吟！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，而更之以韻，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，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，附註九經之下，其元本遂亡。成之難而毀之甚易，又今日之通患也。孟子曰：「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」記曰：「不陵節而施之謂孫。」若乃觀其會通，究其條理，無輕變改其書，則在乎後之君子。李君因篤每與予言詩，有獨得者，今頗采之，以答書附於末。炎武又書。

後序

此書自初始至於卒業二十年所，過山川亭障，無日不以自隨，凡五易藁而手書者三，亦已勤矣。然而久客荒壤，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，日西方莫，遂以付之梓人。而詩本音十卷，則李君因篤不遠千里來相訂正，而多采其言。若夫本說文，正字體，酌古今之間而手書之，則張君昭與其二子叶增、叶箕。若二君者，亦儒林之罕覲者也。其工費則取諸鬻產之直，而秋毫不借於人，又區區之素志也。復懼末俗儇惡，好改竄人書以自賈銜，刻成藏版名山，以待後之信古者。炎武書。

答李子德書

三代六經之音，失其傳也久矣，其文之存於世者，多後人所不能通，以其不能通，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，於是乎有改經之病。始自唐明皇改尚書，而後人往往效之，然猶曰「舊爲某，今改爲某」，則其本文猶在也。至於近日鋟本盛行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，不復言其舊爲某，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，此尤可歎者也。開元十三年敕曰：「朕聽政之暇，乙夜觀書，每讀尚書洪範，至「無偏無頗，遵王之義」，三復茲句，常有所疑。據其下文並皆協韻，惟「頗」一字實則不倫；又周易泰卦中「無平不陂」，釋文云：「『陂』字亦有「頗」音。『陂』之與「頗」，訓詁無別。其尚書洪範「無偏無頗」字宜改爲『陂』。」蓋不知古人之讀「義」爲「我」，而「頗」之未嘗誤也。易象傳：「鼎耳革，失其義也；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」禮記表記：「仁者右也，道者左也；仁者人也，道者義也。」是「義」之讀爲「我」，而其見於他書者，遽數之不能終也。王應麟曰：「宣和六年，詔洪範復舊文爲『頗』。」然監本猶仍其故，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，則曰「毋偏毋頗」；呂氏春秋之引此書，則曰「無偏無頗」。其本之傳於今者，則亦未嘗改也。易漸上九：「鴻漸于陸，其羽可用爲

儀。〔范諤昌改〕陸「爲」達，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，而不知古人讀「儀」爲「俄」，不與「達」爲韻也。小過上六：「弗遇過之，飛鳥離之。」朱子存其二說，謂仍當作「弗過遇之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離」爲「羅」，正與「過」爲韻也。〔雜卦傳〕：「晉，晝也；明夷，誅也。」孫奕改「誅」爲「昧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晝」爲「注」，正與「誅」爲韻也。〔楚辭天問〕：「簡狄在臺，譽何宜，玄鳥致詒女何嘉？」後人改「嘉」爲「喜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宜」爲「牛何反」，正與「嘉」爲韻也。〔招魂〕：「魂兮歸來，北方不可以止些。增冰峨峨，飛雪千里些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以久些。」五臣文選本作「不可以久止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久」爲「几」，正與「止」爲韻也。〔老子〕：「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」楊慎改爲「盜竽」，謂本之韓非子，而不知古人讀「夸」爲「劓」，正與「除」爲韻也。〔淮南子原道訓〕：「以天爲蓋，以地爲輿。四時爲馬，陰陽爲騶。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俱。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。」後人改「騶」爲「御」，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「騶」。而不知古人讀「騶」爲「邾」，正與「輿」爲韻也。〔史記龜策傳〕：「雷電將之，風雨迎之，流水行之，侯王有德，乃得當之。」後人改「迎」爲「送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迎」爲「昂」，正與「將」爲韻也。〔太史公自序〕：「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舍。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「舍」，而後人改爲「合」，不知古人讀「舍」爲「恕」，正與「度」爲韻也。〔柏梁臺詩上林令〕曰：「走狗逐兔張置罟。」今本改爲「罟置」，又改爲「罟罟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罟」爲扶之反，正與「時」爲韻也。〔楊雄後將軍趙充國頌〕：「在漢中興，充國

作武。起桓桓，亦紹厥後。」五臣文選本改「後」爲「緒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後」爲「戶」，正與「武」爲韻也。繁欽定情詩：「何以結相於，金薄畫搔頭。」後人改「於」爲「投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頭」爲「徒」，正與「於」爲韻也。陸雲答兄平原詩：「巍巍先基，重規累構。赫赫重光，遐風激驚。」今本改「驚」爲「驚」，而不知古人讀「構」爲「故」，正與「驚」爲韻也。齊武帝估客樂：「昔經樊鄧役，阻潮梅根冶。深懷悵往事，意滿辭不敘。」今本改「冶」爲「渚」，不知宋書百官志：「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。」而古人讀「冶」爲「墅」，正與「敘」爲韻也。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：「齊醜在堂，笙鏞在下。匪惟七百，無絕終古。」今本改「古」爲「始」，不知「長無絕兮終古」，乃九歌之辭，而古人讀「下」爲「戶」，正與「古」爲韻也。詩曰：「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髣彼兩髦，實惟我儀。之死矢靡他。」則古人讀「儀」爲「俄」之證也。易離九三：「日昃之離，不鼓缶而歌，則大耋之嗟。」則古人讀「離」爲「羅」之證也。張衡西京賦：「微道外周，千廬內附。衛尉八屯，巡夜警晝。」則古人讀「晝」爲「注」之證也。詩曰：「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。委委佗佗，如山如河，象服是宜。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？」則古人讀「宜」爲「牛何反」之證也。又曰：「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」又曰：「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」則古人讀「久」爲「几」之證也。左思吳都賦：「橫塘查下，邑屋隆夸。長干延屬，飛甍舛互。」則古人讀「夸」爲「剗」之證也。漢書敘傳：「舞陽鼓刀，滕公廐騶。穎陰商販，曲周庸夫。攀龍附鳳，並乘天衢。」則古人讀「騶」爲「邾」之證也。莊子：

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。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」又曰：「無有所將，無有所迎。」則古人讀「迎」爲「昂」之證也。曲禮：「將適舍，求毋固。」離騷：「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」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惟靈修之故也。」則古人讀「舍」爲「恕」之證也。秦始皇東觀刻石文：「常職既定，後嗣循業，長承聖治。羣臣嘉德，祇誦聖烈，請刻之罾。」則古人讀「罾」爲扶之反之證也。詩曰：「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後；予曰有奔奏，予曰有禦侮。」則古人讀「後」爲「戶」之證也。史記龜策傳：「今寡人夢見一丈夫，延頸而長頭，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。」則古人讀「頭」爲「徒」之證也。荀子：「肉腐出蟲，魚枯生蠹。怠慢忘身，禍災乃作。彊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邪穢在身，怨之所構。」作「束」並去聲，則古人讀「構」爲「故」之證也。馬融廣成頌：「然後緩節舒容，裴回安步，降集波籟。川衡澤虞，矢魚陳罟。茲飛宿沙，田開古冶。翬終葵，揚關斧。刊重冰，撥蟄戶。測潛鱗，踵介旅。」則古人讀「冶」爲「墅」之證也。詩曰：「于以奠之，宗室牖下。誰其尸之，有齊季女。」則古人讀「下」爲「戶」之證也。凡若此者，遽數之不能終也。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，則陳第已辨之矣。若夫近日之鈔本，又有甚焉。阮瑀七哀詩：「冥冥九泉室，漫漫長夜臺。身盡氣力索，精魂靡所能。」今本改「能」爲「廻」，不知廣韻十六哈部元有「能」字，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：「欲得不能，光祿茂才。」以爲不必是鼈矣。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：「河曲廻兵，臨洮舊防。手握金節，魂沈玉帳。千里送喪，三軍悽愴。」唐文粹本改「防」爲「趾」，

以叶上文「喜」、「祉」諸字，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「防」字，而「峻岨」，埒長城。豁險吞，若巨防」，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。盧照鄰奉使益州詩：「峻岨埒長城，高標吞巨防。」正用蜀都賦語，今本盧詩改「防」爲

「舫」。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：「久卧名山雲，遂爲名山客。山深雲更好，賞弄終日夕。月銜樓間

峰，泉漱階下石。素心自此得，真趣非外借。」今本改「借」爲「惜」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「借」字，而「傷美物之遂化，怨浮齡之如借」，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。凡若此者，亦遽數之不能終也。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。嗟夫！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，而不能通其音，不知今人之

音不同乎古也，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，可不謂之大惑乎？昔者漢熹平四年，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，乃自書丹於碑，使工鐫刻，立於太學門外，後儒晚學咸取正焉。魏正始中，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，自是以來，古文之經不絕於代，傳寫之不同於古者，猶有所疑而考焉。天寶初，

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，而古文之傳遂泯，此經之一變也。漢人之於經，如先後鄭之釋三禮，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。子貢問樂一章，錯簡明白，而仍其本文，不敢移也，註之於下而已。所

以然者，述古而不自專，古人之師傳，固若是也。及朱子之正大學、繫辭，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

文，而以錯簡之說註於其下，已大破拘攣之習。後人效之，周禮五官互相更易，彼此紛紜；召南、小雅且欲移其篇第，此經之又一變也。聞之先人，自嘉靖以前，書之鈔本雖不精工，而其所不能通之處，註之曰「疑」；今之鈔本加精，而疑者不復註，且徑改之矣。以甚精之刻，而行其徑